

情趣·健康桥

舌尖上的春色

| 王凡文 |

“鲜”是人们对美食的审美定义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“鲜”：“鱼名，出貉国。”可见“鲜”指貉国的一种鱼，后用来类比喻形容人们尝到的美食味道。

国学大师、我们无锡人钱穆先生说：“北方陆地，人喜食羊，南方多水，人喜食鱼，含此羊字、鱼字，成一个鲜字，然鱼与羊不能餐餐皆备，于是鲜又引申为鲜少义。”完整定义了“鲜”这个字的含义。

我们的先人们，靠着和时间同频的生活节奏，保留着对天地的敬畏，充满智慧地说出“食能以时，身必无灾”的道理。告诉人们吃自然方式成熟的食物和规律饮食的重要性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看到朱自清先生说“读书如吃时鲜鲈鱼”这一特别有意思的说法，提出了“时鲜”这个概念，应该是应时而新鲜吧。想到时鲜，首先想起的是唐玄宗为了让杨贵妃吃上鲜美的荔枝，一马接一马“奔腾献荔枝”的故事。

吃时鲜，作为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我们，真是人生大幸，春赐妙物，数不胜数，且不说诱人的刀鱼、鲥鱼、河豚，取之不尽的竹笋，还有水汪汪泛着翠绿色泽的时鲜时蔬，马兰、荠菜、蚕豆等等，令人感叹大自然造物主的恩

赐。

这个季节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上一道应时的腌笃鲜。今年我在美食专家的指导下，对腌笃鲜进行了一些创新，用百叶卷肉包、香菇、木耳加几片咸肉低温慢煮，然后加入焯过水的白嫩嫩的时鲜竹笋，出锅前十分钟撒入碧绿鲜嫩的蚕豆瓣，出锅后，放入葱花或香菜。

这锅浓汤绿、白、黑色泽分明，汤汁浓郁，香味扑鼻，都是春天自然的味道，不用佐料，营养健康，即便你是一个新手的厨娘，照此做出，端上餐桌，保证一扫而光，不留渣渣。这是一道绝对可以用春日限定的“时鲜”来定义。

身边的吃货们向我描述各个季节的时鲜，我记在心里，欣欣然期待着每一个美好的日子。他们提到端午时节的三虾面。作为在上海和苏州边上的无锡人，我居然茫然不知。也巧，在上海本土人大力推荐的嘉里城里的食庐，我竟然看到了三虾面作为春日限定的推荐招牌，得以提前享用。

真是一道功夫菜，首先买来带虾子的虾，取虾子，挤虾仁，剥虾脑，分门别类。细面是饭店自做，用面粉和一定比例的鸡蛋进行调和，充分揉、搓，使面有筋骨、有劲道。煮后捞起装盘，晶

莹剔透的虾仁和红色的虾脑，点缀其上，撒上翠绿的葱花呈现，服务员用饭店特别的秘制调料干拌分装，面条根根分明，不粘连，每一根上都沾满了密密麻麻的虾子，像是蚂蚁上树的样子，味道浓郁，偏甜口，还加了一点醋，非常的开胃爽口。不忍大快朵颐，埋头细细品味。

爱美食其实就是爱生活呀，我们熟知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可是很少人知道后两句，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，由此可见，苏轼肯定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美食家。有记载：苏轼被贬惠州，生活困苦，身体不佳，就在集市将要闭市前去买了一段羊蝎子，虽然不值钱，但他认真洗煮后用酒泡，再施火烤，吃得也仔细，用细针从脊椎骨上剔出肉来慢慢吃，他还戏称：比吃大闸蟹还讲究，还美味。写下：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千古佳句。人生如此艰难，却依然微笑面对。

其实并非山珍海味才是美好生活，美食只是我们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，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态度。就像孔子在论语当中所说的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也在其中矣。”真正的乐，是取心境之乐为上啊！

世家·鹿顶山

寻找报刊亭

| 王永君文 |

街头报刊亭，曾是城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。但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报刊亭渐渐消失了，要寻找报刊亭，着实是一件难事。

数年前，到北京参加培训，晚餐后和同事一起外出散步，走不出多远就看到一个报刊亭，转过一条街又见到一个报刊亭。于是驻足报刊亭前观赏，发现报刊亭里有我喜欢的许多大型文学杂志。于是一下子买了多本当期文学杂志，带回了家。因为那时宜兴市区已经看不到报刊亭了。

去年有机会时常到南京，心里就想，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，想必一定有报刊亭吧。于是，在散步时，就特别留意街头巷角是否有报刊亭。

走到离我家小朋友学校门口不远处的大街边，终于发现有一个报刊亭。靠近观赏，报刊亭里有《小说月报》《青年文摘》等杂志和一些晚报晨报。于是买了当期的《小说月报》就离开那里去接小朋友放学了。

一个月过后，在接小朋友放学时，特地提早些往那条街上去看看，居然发现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报刊亭已经关门了。

心有不甘，于是我几乎走遍了龙江地带的所主街道。正在有些失望的时候，忽见漓江路和闽江路交叉口的东北角有个报刊亭。我就走近瞧瞧。这一瞧不打劲，居然发现这个报刊亭里，有当期的全国重点大型文学杂志十几种。

我心里着实有点窃喜，果然如我所想，世界文学之都应该会有报刊亭吧。我马上买了几种大型文学杂志，特别选购了几份刊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。

自此，我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步行到那个报刊亭选购我心仪的文学杂志。经了解，报刊亭主人是一位姓吴的企业退休职工，年近七旬。吴老太每天早上八点准时骑车到报刊亭开门，晚上八点才回家。由她孙子每周帮她批发文学杂志送到报刊亭。

我问吴老太，你这个年纪，为什么还坚守这个报刊亭？她告诉我，她文化不高，但对文化人特别敬重，退休开始就一直开这个报刊亭。她还说，虽然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，但她那里买晚报晨报买杂志的人还不少，毕竟上了年纪的人，网上手机上看东西眼睛累。

我也不是常去，但每次她会清楚地告诉我，你哪些杂志第几期已经买了，还有第几期新到的没有买。她还知道我喜欢看长篇小说，特地推荐几种新到的长篇小说专刊和选刊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一定每期杂志买，但经她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不买她推荐的杂志有点对不起她，似乎这些杂志是她专门为我准备的。

我问她，现在买纯文学杂志的人多吗？她说，不算太多，但还有许多老客户到她那里买。听到她这句话，我感到欣慰，觉得如今这个时代，像我这样依然热爱纯文学杂志的人还是有的。

我真的从内心里敬佩吴老太，也许正是她对报刊亭的坚守，使我们对纯文学的坚守依然成为日常。

晚风·龙光塔

漫步西水东

| 周志伟文 |

京杭大运河一路奔腾，穿过无锡西门桥后，运河水便分作两股，一股沿棚下街西水桥向西称作梁溪河，一股向东并入运河水弄堂，成就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一景。两股水夹角的腹地，便是西水东。一百多年前，著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先生两兄弟买下了这片土地，先后开办了申新三厂、振新纱厂、茂新面粉厂等企业，创造了棉纱大王、面粉大王的神话。

城市各处有原点，无锡城的原点在崇安寺阿炳故居旁，西水东的原点当在申新桥。申新桥南侧的那幢四层小楼，即现在的“西水融会”，是当年申新三厂职员办公楼，工友们习惯称“大账房间”。当年荣德生先生（以下称德公）曾在这里书写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巨章。再往南踱步，便有一幢苏式红砖车间映入眼帘，这里原来是申新三厂的发电间，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苏北建设，整套发电设备运往苏北地区，成了盐城发电厂的前身。申新桥北侧，现“西水东印巷”身下，原是申新三厂老工场（纺一车间）。1919年秋，申新三厂在此奠基开工，四年后，一批崭新的英制纺纱机运抵梁溪河，车头上赫然刻着“1923”字样。这批纺纱机在这里整整运转欢唱了60年，纺出不计其数的棉纱，直

至上世纪80年代才迭代更新，其中一台细纱车还作为工业设备遗存，由无锡市博物馆收藏。

西水东小区的东大门沿健康路朝东南而开。这里原是申新三厂新厂门位置，小区的林荫大道，依稀还有当年的模样。每天早上上班时分，纺织工人迎着朝阳，像潮水般涌进厂门；每天早中下班放工时，女工们又梳理着透出阵阵清香的头发，三三两两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光阴荏苒，近百年间工厂的牌子经历三次历史性的更名。1954年前，工厂大门的柱子上挂的厂牌是“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”。当时，国家号召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对私改造。荣氏资方第二代领导人迅速响应，请求申新三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。并致信于私营的上海申新1-9棉等厂，得到了兄弟企业的一致响应。短短几个月，荣氏名下的几十家纺织厂、面粉厂全部正式公私合营。健康路上新厂门的厂牌随即改为“公私合营无锡申新纺织厂”。这一举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，亲切地称荣家第二代领导人为“红色资本家”。随后，荣氏资方代表又正式致信人民政府，声明资方不再每年领取分红与资产利息，将属下企业全部交与政府经营管理，至此，健康路上新厂门的

牌子再改为“国营无锡第一棉纺织厂”，国棉一厂正式得名。这哪里是简单的更改厂名，而是一次次巨大的时代变革。

沿着健康路继续前行百米，西水东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。这里原是国棉一厂纺三车间旧址，1979年初，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，国棉一厂收到省外经委“1979苏外经003号”文，批准一棉中外合资补偿贸易项目正式立项。西水东南端的这片土地上又开始演绎了现代神话故事，不足一年，一座现代化的厂房耸立在健康桥堍。随之而来的是整套的现代化进口纺织设备，清花、钢丝、络筒、粗纱、细纱设备一件不缺，还有配套的意大利、捷克等国的先进织机。使我国的纺织技术装备一下子跟上了国际先进脚步。

站在健康桥上，我沐浴着阵阵春风，凝望着西水东商业街彩色的霓虹灯，思绪万千、浮想联翩。这里已没有当年织布机的喧闹细纱机的欢唱，没有了装满棉花纱布的货轮鸣笛，取而代之的是幢幢高楼间的火树银花，是商业街年轻人嗨皮碰杯的人间烟火。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只有梁溪河亘古不变，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着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几十年的沧桑巨变，赞美着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

春趣 插画 戎锋